

浪遊者

行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浪 游 者

行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普 通 話

索 引

浪 游 者

行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南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60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册

ISBN 7—215—03034—2 / I·390

定价：2.80元

寓言与魔幻

——序行者小说集

陈晓明

在我不算太短的职业生涯中，写过各种文字，有些被廓为评论和跋之类，作序还是头一回。这使我很有些惶恐。作序通常是名家大师所为，信笔而去，随手拈来，不得要领却能画龙点睛。我与行者乃是同代人，一切还没有结束，不过刚刚开始。我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乐于处在开始的位置，总是在行走之中。我欣赏他取笔名“行者”，我们是婚嫁行走的人，我们是同行者。于是我也就胆敢干起作序的勾当了。

现在如果还有谁追问“小说是什么”或“什么是小说”这类元理论问题，那肯定是自讨苦吃。传统的小说概念早已无法容纳五花八门的现代小说，而明确的现代小说概念还没有形成，也许无法形成或根本就没有必要形成。即使本着如此雍容大度的眼光，看到行者的小说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这些文字叫什么都行，散文，随笔，寓言，杂谈，启示录……。不过转念一想，当年人们对于孙甘露的小说不也是这种态度么？只不过行者走得更远而已。

在最简要的意义上，行者的小说可以被定位为寓言体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对生活进行寓言式的重写，我们读到的那

些日常性的情境描写，它们都指向某些形而上的意念。与传统的寓言有明确的意义不同，行者的寓言指向超验的空间。这是一些关于文学的寓言，关于写作的寓言，或者说是关于写作的写作。《最后一幅作品》写一个有着“非凡感觉”的书法艺术家，他是如何沉浸于纯艺术的氛围。“最后一幅作品”是他的向往，他对艺术的绝对追求，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诱惑他向生存的极地走去，那就是女人和墓地。对纯艺术的状态作了如此细致而怪诞的刻画，行者不仅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而且确实具有非常独特的个人体验。艺术的绝对状态，则是生存的极端形式，那就是性和死的东西。表达成为对欲望和生命本身（身体）的体验，它类似于禅宗或密宗的那种境界。《寓言》则是某种纯寓言，或者说是一种“元寓言”，你不可能追究它确切的寓言意义。那个无名无姓的他，对物理世界（河流、沙粒等等）有着某种敏感，为某个不知名的女人的哭泣所困扰，却很不情愿地被一个半老徐娘剥夺童贞。这到底在寓言什么呢？意指着生命不可知的奥妙？你无法归结出明确的答案。它不是给出寓言，而是让你体验寓言，诱使你进入寓言，它把写作和阅读都寓言化了。与其说行者在写作寓言体小说，不如说他在制作一种新的寓言，一种前所未有的寓言性的写作。弗·杰姆逊把第三世界的写作描述为一种寓言式的写作，这显然是在文学叙事与社会对应的层面上而言，这种寓言是由外部世界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去，它可以被读解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行者的这种寓言性的写作恰恰是对这种第三世界寓言的消解，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寓言，对文学写作本身的寓言。

行者的寓言性写作又因为具有魔幻的特征而显得十分神奇，那些日常性的描写混淆着大量的幻觉，怪诞而美妙。那个书法艺术家总是陷入非凡的感觉之中，他的面前有时候站立着一位白发老者，有时候是一位少女（《最后一幅作品》），那个辉煌的岁月已经过去的诗人，“在一个已经渺无人烟的荒村里，他找到了一条通过村子尽头一座白色宅院的河流……”（《诗人的一首消失了的诗歌》）；那个梦游者，设想自己是一轮黑色的太阳悬挂在空中，或是一条蛇，一只老虎之类，他沉迷于精神的漫游而无可摆脱命运给予的爬行……（《黑日》）。这样一些描写并不是单纯的比喻或隐喻手段，它是一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这些隐喻、幻觉、遐想和梦游……，混为一体，构成行者超寓言的魔幻世界。这个魔幻世界乃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混合物，也许后者的成份更多些。这些魔幻的情境被行者描写得十分细致，它们既怪诞又生动，充满了黑色幽默或反讽的意味。那些鬼神到处游荡，它们总是在那些生活破败的时刻抛头露面，有一种令人惊惧的神奇。它们不仅是无可摆脱的命定的劫数，同时也给予那些无望的人们以超现实的力量。行者的魔幻世界洋溢着绝望的情愫和徒劳的挣扎，但是反抗和超越的努力从未被放弃。

行者的这种寓言性的写作无疑过份独特而且怪异，可能是迫于文学创新的压力而独辟蹊径，以他绝对的语言修辞策略反对现行的写作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者的写作也有它的本土依据。身处河南南阳这个偏远的地区，我想那里可能存在较大的文化落差和精神错位情况。那种环境以及行者的个人经历（他任职于党的宣传部门，他可能是国家宣传

机器上的一个称职的零部件）使他倾向于认同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里去寻找文化母本并加以现代修辞学的改造。如此看来，行者的这些怪诞而奇妙的寓言，可以作为某种地域性的文化代码或一种个人的精神符号学加以读解。在这一意义上，这又以超寓言的形式再次强调了第三世界文化的特征；并且以怪异的地域性文化逃脱和拒绝现代（后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

行者的写作如此独特，我的所谓“序”很可能跟绝大多数“序”一样不得要领。我与行者只是在匆忙中见过很潦草的一面，他给我留下极其朴实诚恳的印象，我始终无法把这个印象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这也可能激发了我琢磨他的小说的愿望。形式主义实验在当今中国已经接近销声匿迹，行者的这种寓言体小说却也多少给出了小说的某种可能。行者的探索十分认真也十分艰难，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小说。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于北京望京斋

目 录

寓言与魔幻·····	陈晓明 (1)
最后一幅作品·····	(1)
寓言·····	(10)
如花的灾难·····	(21)
一棵变化中的树·····	(29)
西鹤意识中的一次游历·····	(40)
诗人的一首消失了的诗歌·····	(48)
东云·····	(57)
白鸽·····	(66)
红鲤鱼·····	(77)
诗之居·····	(92)
小说之瓮·····	(103)
镜像·····	(142)
一、镜像·····	(142)
二、摩天之剑·····	(146)
三、白龟·····	(150)
幻像·····	(154)

一、黄老虎·····	(154)
二、自我试验·····	(157)
三、向日葵·····	(161)
意象·····	(166)
一、生命之舞·····	(166)
二、公猪·····	(169)
三、新生·····	(172)
黑日·····	(176)
一、黑日·····	(176)
二、老竹·····	(180)
三、缠绕·····	(183)
玄思·····	(187)
一、大道·····	(187)
二、方包恨·····	(192)
三、有关河流的玄思·····	(195)
子虚·····	(200)
一、一个人·····	(200)
二、逃亡·····	(204)
三、月桂树·····	(208)
呓语·····	(212)
一、岁月·····	(212)
二、游戏·····	(214)
三、初恋·····	(218)
话语·····	(223)
一、轮回·····	(223)
二、偷听来的故事·····	(226)

三、一个故事的两种结局·····	(229)
小说·····	(233)
一、梦之主·····	(233)
二、小说家·····	(236)
三、一个巫女·····	(240)
传说·····	(244)
一、圣女·····	(244)
二、黄钟·····	(248)
三、金带·····	(251)
故事·····	(255)
一、三个以语言为业的人·····	(255)
二、榴红著的孩子·····	(261)
三、走进故事·····	(264)
三只狗·····	(268)
一、狗·····	(268)
二、逃逸的想象·····	(272)
三、再生之狗·····	(275)
浪游者·····	(280)
归乡者·····	(291)
谋杀者·····	(303)
负石女·····	(315)
梅花女·····	(325)
牧羊女·····	(336)
云子·····	(347)
玄子·····	(354)
恒子·····	(366)

附：新浪漫小说·····	(377)
小说之核·····	(381)
一、语言在小说中·····	(381)
二、小说之核·····	(385)
三、我喜欢博尔赫斯的小说·····	(387)
艺术：在远方·····	(391)

最后一幅作品

头顶上有两个月亮。两个残缺不全的月亮组成了一个奇妙的文字。这有点象他此刻的这场遭遇。

他知道天空中有两个月亮。它们虽然从来没有圆满过，但在他的意识中，它们一直在十分缓慢地向一个中心靠拢。他相信它们一定会结合成为一个圆满的月亮。到那个时候，他想，他的命运一定会有所改变。

作为一个书法艺术家，他不愿意把他这种非凡的感觉告诉给他的任何一个朋友。比如他总觉得他面前的墙壁上站立着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总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有时候是一个白发老者，有时候是一个青春少女。而且她或他总是随着他的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与他一起高兴和烦恼，或者与此相反，他正得意的时候，他（她）却与他冷眼相对，使他感到大煞风景。不过，在他心情特别沮丧的时候，他倒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灿烂的笑，这个笑象一盏灯一样把他引领进另外一个境界中去。他特别满意的艺术创造就极易在这个时候发生。

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这荒野寒村之地没有什么繁华和交游，昔日谈书论画的朋友只能在他的梦境中出现。

他知道他眼前仅仅是一面白色的墙壁。上面什么也没有。但用手摸去，倒能感觉到人体的温热，甚至还可以闻到女人的脂粉气息。

穿窗而入的月光照亮了书桌上两个酣畅淋漓的大字：双月。两个字介于篆草之间，是两个月亮，一个有点枯瘦，墨色中透出苍拔豪迈之气，一个较为丰腴，如一枝斜立水面的芙蓉，顾盼多姿。

但仔细看来，这两个大字又象一男一女两个人物，他们跳着一种稍显笨拙的舞蹈，从遥远的地方向这方世界的中点聚集。这是两个虚构的人，因而也是两个真正的人。或许他们已经有上千年的道行了。

写完之后，书法家大吼了一声，掷掉狼毫斗笔，疾步走进门外的月光之中。

今晚有两个月亮。一个声音说。

象是两个大字。他回答道。

是谁在与他说话呢？一个娇柔的女人的声音。竟然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感官的秘密颤动。他用目光向前后左右巡视，见满院的芳草在微风中明灭，几株幼树象几只兔子在清浅的水面上奔跑。声音似乎来自庭院一角的一棵梨树。梨花正傲然盛开着，洁净得令人难以接近。这几天他只是遥遥地望过去几眼，不敢走到近处观赏，怕自己俗杂的目光惊扰了她。

先生，今晚确实有两个月亮。

有两个非同寻常的月亮。一个远在天边，一个近在眼前。

她们都在您的心里。

我心里盛开着一树梨花。

不，一个月亮，及其另外一个月亮。

书法家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花费在他的最后一幅作品上，这幅作品到现在还没有完工，也可以说还没有动笔。因为他总觉得他的作品还缺少一点东西，还不到创作这幅作品的火候。因此他期待着一个艺术性的事件的发生。

梨树和它那纷繁的花枝一块儿使劲摇摆起来。一枝梨花飘向空中，在他眼前旋转。另外一些梨花也纷纷向空中飞升，它们组成了一个旋转着的圆圈。圆圈的中心是一朵分外硕大和清丽的花，花心有一个圆圆的红点。在整个花环旋转的时候，唯有它静止不动。但它发散着一种巨大的吸引力，牢牢地占有了他的目光。他的头发向上飘动起来，两只手不自觉地向上延伸。这是一个呼唤它来到他的怀抱的姿势。

果然，花环消失之处，一个女人般的物体出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貌的女人。也许是太美了，让人反觉得她有点邪恶。她的目光是温和的，但与他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觉得它们是两把刀子。

一个女仆将他身后的门关上了。原来这里是女人的闺房。女人喝退女仆，亲手为他沏上了香茶。他呷了一口，确实很香。可以分辨出里面有一种微苦微辛的味道，令人更觉其香郁无穷。他又喝下去一口。

女人又将茶盅斟满，笑道：其实这只是一杯开水罢了。

原来是这女人的肤香作怪。但不能说不是一杯香茶，世上少有的香茶。只是他不敢再多喝了。他想他已经喝得太多

了。

这女人有一张很阔绰的书桌，桌上放着几本残破的古书，铺好了一张宣纸。一方雕刻着山水的古砚里已磨好了墨汁。笔架上放着几杆大小不一的已经用清水浸泡过的毛笔。

先生，我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你要我做什么？

为我写一幅书法。

写什么？

写我。

写你的什么？

写我的心。

你的心？

你可以来摸一摸，它在很有规律地跳动着。对于你们男人来说，它很美。它很有诱惑力。

女人解开她的衣带，敞开她的胸怀。

她的胸腹和她的面容一样洁白。两只乳房尤其耐读，象两个石鼓篆字，流丽而素朴。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女人。是一张熟宣上的作品。他伸手摸去，那些凸凹不平的文字有的推拒着有的拉扯着他的手指，一种麻木感通过他的臂膀传向他的身体内部。而此时他看见她已经全身赤裸了。他迅速缩回他的手。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她缓缓地披上一件衣服。所以我只需要你的一幅作品。

但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象一座山不能满足一条河的要求一样。

不，一条河的要求并不是无限的，一条河可以围绕一座山转来转去。这座山可以象一条鱼一样在河水中游动，它可以钻进河水的内部。同样，这条河也可以钻进一座山的内部。任何一座山都可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他只得提起笔来。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这个女人。忘记了一切。他先打了腹稿，然后运气提神，写下了两个大字。

这是一座山和一条河流。河流摇头摆尾向大山的内部钻进。大山象一条鱼一样在河流内部游动，几团白云在它们周围缭绕，两只苍鹰在高空中翱翔——那是他书写中无意溅上的两滴水墨。

但距离稍稍远一点观赏，那座山又极象一颗心，它在极有规律地跳动着。那条河流似乎是从这颗心里流出来的鲜血般的东西，流成了一条河，弥漫向远方。

写完之后，他喘着粗气，凝神端详着自己的作品，轻轻地地点了几下头。显然，这是一幅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一生中撕毁过无数的作品，用过的宣纸已可以堆成一座山了。但他自己保存下来的只有四幅，加上这一幅，一共有五幅。但这一幅算不算他一生中的那唯一的也可说是最后的一幅作品呢？

他两腿微弯，臀部下蹲，坐在了一个十分柔软的东西上。待他清醒过来，即刻两脚用力，想急忙站起身来。然而，他被两只光滑的手臂束缚住了。

坐在女人赤裸的大腿上，他无可奈何。女人把他的头扭过来，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为她创造了一幅作品。这是一幅他挺满意的作品。那么，他可说已经获得了享用她的权

力。看来她也期待他这样做。他看见她的眼睛半睁半闭，嘴唇半张半合，她的仍然裸露着的乳房更加坚定地耸立着。他看见他自己的嘴唇和眼睛在向它们靠拢。他看见他自己几乎就要变得疯狂起来。

然而他挣脱了女人仍然搂抱着他抚摸着他的两只细嫩的手，把这幅作品折迭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是给我自己写的。我可以为你再写一幅。

你拿走的只是一张白纸。她笑道，它并不是你的最后一幅作品。

他第一次为自己而悲哀。那张白色的宣纸就在自己的书案上放着。他明明在这张纸上写下了两个不可重复的大字。他记得他还在这两个大字左侧写下了两行拳头般个头的草书，效果极佳。然而它们丢失了。

这女人兴许是钻进了对面的墙壁里。他的感觉往往不会欺骗他。他将用一幅世上唯一的作品把她召唤出来。他将用一幅世上唯一的作品写尽她的精神。这幅作品就是她。她将出现在这幅作品里。她将从这幅作品里走出来。他愿意用他的艺术去交换。

你这种想法很好。因为你刚才那幅作品只能是一幅赝品。真品仍然盘踞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有点不太诚实。

我现在才明白，你是一个巫女。我所仅有的一点点灵气就要被你搅碎了。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恰恰缺少了一点点灵气。而一幅天下独一无二的作品恰恰需要这么一点灵气。

你是说你有一本事贯注给我这一点灵气？